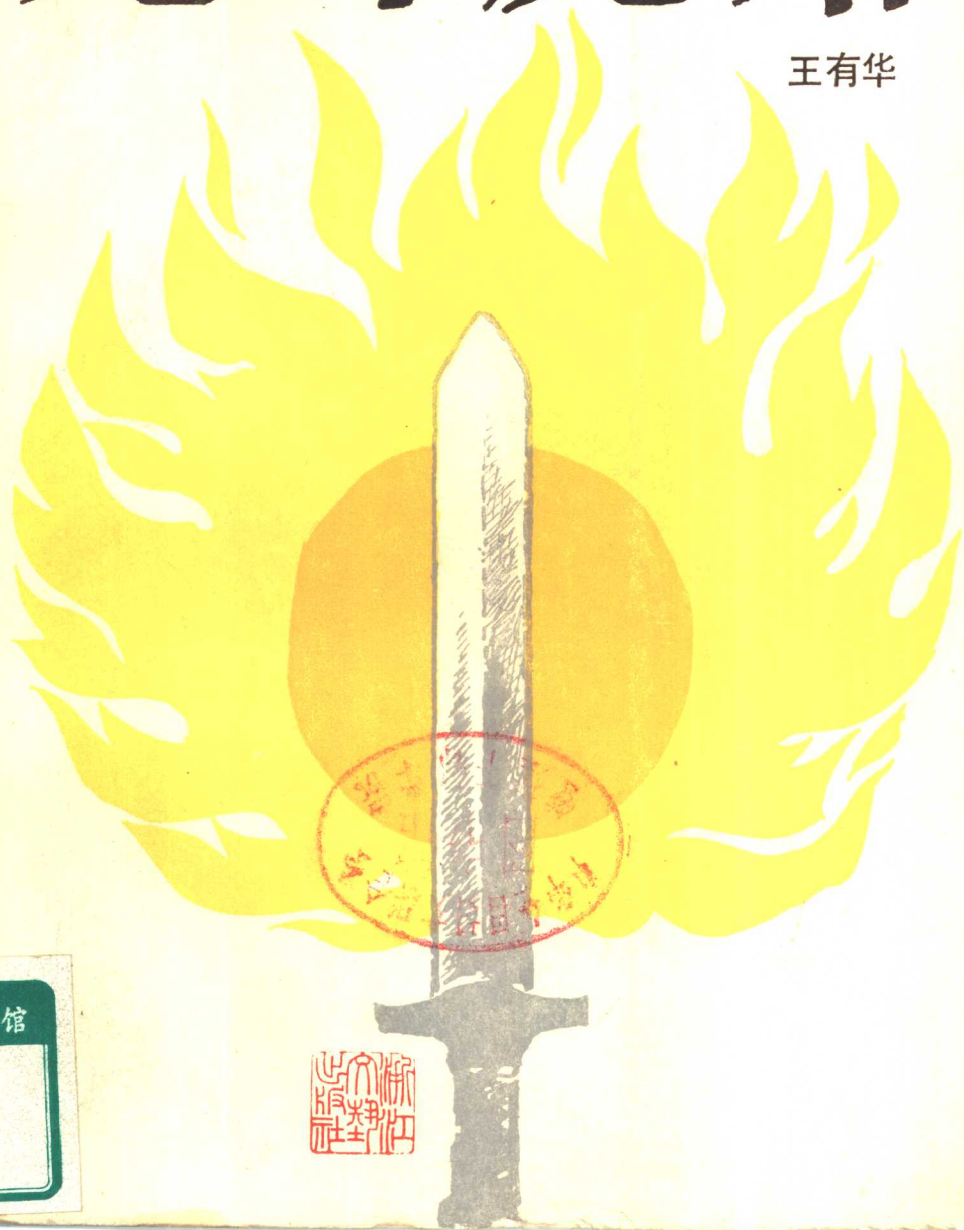


龙吟虎啸

王有华



图书馆

I=47.5
421

龙吟虎啸

871200

王有华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49266



特约编辑 张文德

封面设计 池长尧

龙吟虎啸

王有华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75 插页2 字数382,000 印数00,001—23,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41

定 价： 1.57 元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
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西南北登皇极，
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
太平一统乐如何！

洪秀全《剑诗》

HG78/01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太平天国攻克宁波的三个月时间里。天国青年将领徐广深，英勇机智，才识过人，他跃马疆场，运筹帷幄，一次次粉碎了英国侵略者与清政府相勾结制造的种种阴谋，使新政权较快地稳定下来。然而，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外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更加上天国内部某些权贵的媚外求荣，使徐广深势孤力单，雄才未展而壮烈牺牲。因此，在东海之滨掀起了这一幕龙吟虎啸、惊天动地的壮丽的悲剧。

小说十分强烈地讴歌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紧张。有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有情怀缱绻的爱情篇章，环环紧扣，错落有致，读来能扣人心弦。

第一章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初。

上海。英国领事馆里。英国海军舰队司令刁乐德克走到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地图就钉在墙上。英国海军副司令贺布，退坐在宽大的沙发里，注视着离他大约有三米的地图。他是在得到太平军向宁波进兵的消息后，急急忙忙从日本赶来的。他的左侧的一张沙发里，坐着被称为是“外交狐狸”的英国参赞巴夏礼。

刁乐德克用手在地图上比划着，说道：“今年五月，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由江西进入浙江，开辟了浙江战场，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常山、江山、遂昌及金华等地，迅速控制了浙东的大部分地区。九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又分兵两路闯入浙江，一举攻占了富阳、余杭、萧山及绍兴等地，完成了对杭州的战略包围。李世贤攻占金华后，即遣主力黄呈忠、范汝增部向浙东沿海诸县挺进。黄、范部在诸暨‘莲蓬党’首领何文庆的接应下，一举攻占了嵊县，接着又分兵两路：范汝增经陈公岭占领了奉化；黄呈忠沿河塘攻占了上虞。现在，两路大军正向宁波迂回逼进。”

贺布默默地吸了几口雪茄，侧首望了望巴夏礼。此时，巴夏礼正用汤匙搅和着杯子里的咖啡。

“巴夏礼先生，”贺布倚靠到沙发上，“你认为太平军进

取宁波，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巴夏礼一边不停地搅着咖啡，一边慢吞吞地说：“事情很明白，太平军进取宁波是战略的争夺，是对清政府腐烂的尸体又一次鞭挞。”

贺布微微一笑，说：“尊敬的参赞先生，记得您曾经讲过：在中国，我们在分析一起事件时，无需去考虑他人的是非曲直，而是着眼于这样一个问题：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巴夏礼一口一口地喝着咖啡，摆出一副城府幽深的傲慢气派，看不出他对贺布的意见是赞同还是否定。

贺布吐出满嘴的浓烟，说：“我们在华的长远利益全在于贸易，贸易的发展则系于社会的稳定。此外，我们从清政府的赔款中得到利益，系由海关税收交付，这税收也同样系于社会的稳定。倘若，这些通商口岸落于太平军之手，我们将从什么地方去获利？”

巴夏礼冷冷一笑，说：“阁下，请允许我直言，早在太平军刚刚进入浙江时，我便提醒过阁下：太平军有进取宁波的可能。可是……”他耸了耸肩，“如今，我英人的武装力量却远远不能制止太平军的行动，不知阁下是否也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巴夏礼先生，您是在指责我呀。”

“贺布将军……”

贺布抬手止住了巴夏礼，矜持地笑笑说：“您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有很多可以解释的理由，但我不想去作任何解释，因为它对现实是无济于事的。”他转向立在一边的刁乐德克：“命令‘会战号’和‘开斯屈尔号’军舰，立即开赴宁波待命！”

刁乐德克应了声，转身出了房间。

“将军阁下，”巴夏礼冷冷地说，“当‘会战号’与‘开斯屈尔号’赶到宁波时，宁波的上空已经飘扬着天国的大旗了。”

“所以，”贺布不动声色地说，“我还要派刁乐德克将军去会见太平军的黄呈忠与范汝增，要他们延缓进攻宁波的时间，哪怕是五天。”

巴夏礼轻轻地嘘了口气，旋即又皱起眉头，反问一句：“阁下，太平军会听从劝告吗？怕是你的一厢情愿吧！”

“这是可能的。”贺布说，“所以，请参赞先生也到宁波去，去应付将要发生在那里的许多令人讨厌的事。”

“这是公使卜鲁斯先生的意思？”巴夏礼的一对陷在隆起的眉骨下的眼里，闪烁着狡诈的光。

贺布点了点头，说：“公使先生还预见到，在宁波，我女王陛下的外交狐狸将会和洪秀全的上帝的儿女作一番智力的较量，大英帝国的外交史册上将要增添闪光的一页。”

几句捧场话说得这位外交狐狸容光焕发；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巴夏礼脸上的一条记录了罪恶的刀痕微微地抽动了一下。

甬江江面，船桅如林。午后，一只小火轮推起高高的浪头，从江心向岸边冲来。停靠在甬江岸边的一溜中国民船，在一个个浪峰推动下，颠簸晃荡，互相碰撞，顿时，船上发出一片妇女儿童们的哭喊声。

小火轮停靠在岸边，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连忙殷勤地向前靠拢。

一条宽宽的跳板，从小火轮上伸架到岸上，巴夏礼手持文

明棍走出船舱，在一个黑人侍从的搀扶下越过跳板，踏上堤岸，一下跳上了马车。

码头上派繁忙杂乱的景象。这里商贾云集，摊贩满街；一只只高大的洋船，一块块窄长的跳板。光着上身的脚夫们，肩扛着鸦片箱、哼着呻吟般的号子，穿梭般地行走在跳板上。望着这派景象，巴夏礼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马车离开码头，穿过一条僻静的小街，来到喧闹的外马路上。

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本来就不宽的街道越加显得窄了。那些黄头发绿眼睛的洋人，用手杖打着来不及让路的中国人，踢翻跪在路边摇着破碗向行人乞讨的老人。三五成群的官府兵勇在街上横冲直撞，但一看到这班趾高气扬的洋人，就急忙退到路边，赔着笑脸……

“多么好的秩序！”巴夏礼在心里赞叹着。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贺布沙哑的声响：我们在华的长远利益全在于贸易，贸易的发展则系于社会的稳定。是啊！维持宁波目下的局面，对外人有百利而无一弊。

英国驻宁波领事加福里，张着粗短的手臂迎下领事馆门前的台阶：“呵，尊敬的巴夏礼先生，见到你很高兴。”

巴夏礼握住加福里的手，淡淡地笑着说：“谢谢你的客气，领事先生，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见面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加福里不禁怔住了：“参赞先生，你的意思是……”

巴夏礼用手做了个滑稽的动作，仍然微笑着说：“我仿佛是只乌鸦，一出现总有不祥之兆。”

加福里收敛住笑容，问：“怎么，先生带来了令人扫兴的消息？”

巴夏礼一边拾级而上，一边说：“太平军已兵分两路向宁

波扑来，不日将至呀！”

加福里装作吃了一惊。其实，他早就知道太平军要收复宁波。不过他这人目光短浅，自以为是，他不愿相信这能成为事实。英国政府不是已多次派人劝阻太平军进取宁波吗？难道那些留长发的粗人竟敢忽视这个劝阻？所以，几天来风声虽然很紧，却未能动摇他的信心。巴夏礼的一句话使他感到很扫兴，在巴夏礼刚坐到座位里时，他问：“参赞先生，难道我国政府愿意放弃这个生财宝地吗？贺布将军不是又派人去劝阻太平军了！”

巴夏礼点燃了一支雪茄，说：“太平天国不是清政府，是一个比我们原来想象中还要可怕的团体；他们简直是一伙有组织的强盗，他们是很不听话的。”

“那就让我们的军舰大炮来叫他们听话！”加福里粗野地摆动着双拳。

“贺布将军已命令在印度洋的军舰，迅速向宁波靠拢，估计需要五天的时间。”

“五天！”

“对，五天。”巴夏礼起身走到一张圆桌前，斟了一杯酒，转过身来说：“只要有五天的时间，宁波，这颗东海岸的明珠就可以在我们的武力保护圈内，永远为我们奉献光明。”

“可是，他们那伙人真要跑起路来，腿很长呢！”加福里说忧就忧，他倒又担心天军顷刻之间会降临在宁波城头。

巴夏礼一仰脖子，将酒倒进嘴里，说：“贺布将军施了一个小小的缓兵之计，太平军是不至于轻易拒绝要求的。”

加福里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其实他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

巴夏礼能随心所欲地左右加福里，他显得很得意。他靠

到沙发上，划着了火柴，安详地点着雪茄。

“难道……”加福里正想与巴夏礼作一次长谈，却被一阵门铃声打断了，他有点愠怒，摆出一副长官的面孔，冷冷地说：“进来！”

推门而入的是翻译官义伶，他向仰首望着天花板的巴夏礼鞠了一躬，又来到加福里的身侧，说：“领事先生，怡和洋行的鸦片船得到了太平军向宁波进军的消息，派人来询问，船是否继续向宁波航行？”

加福里没有回答义伶的问话，却侧首和巴夏礼说：“参赞先生，我们可爱的义伶先生提了一个多么滑稽的问题，好象太平军的行动可以迫使我们的商船改变航向。”说着，他转向义伶，说：“你应该这样来回答询问的人：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左右我们的航向！”

义伶又说：“最近捕捉的一批‘猪仔’^①还在‘巴腊坑’^②里，是否让他们上船，尽快地离开宁波？”

“为什么要尽快！”加福里恼火了。

“领事先生，”巴夏礼说话了，“义伶先生的建议是不应该遭到指责的，‘猪仔’应该迅速离开宁波，太平军是不允许他们的百姓去国外谋生的。”

加福里故作地考虑了一下，似乎他很能周密地用脑子思考问题，他问义伶：“‘万利号’船上的鸦片今天能卸完吗？”

“完全可以。”

加福里点点头。

“还有一件小事，”义伶说了半句，把眼睛瞟着加福里。

①猪仔：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虏掠成年男女，卖到国外去做苦役，他们蔑称为“猪仔”。

②巴腊坑：是拘禁罪犯的地方，外国人把被虏掠的中国人也关在里面。

加福里的两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傲然地望着义伶，意思是说：我在听着。

义伶领会了他的眼色，才接着说：“清宁波道台张景渠求见。”

加福里挥挥手，说：“告诉他，说我没时间。”

义伶转身正欲退出房间，被巴夏礼喊住了。

“让他进来。”

“是。”义伶出了房间。

领事加福里尴尬地望着巴夏礼，问：“参赞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巴夏礼微微一笑，说：“他来得正是时候。”

张景渠中等身材，五十多岁。这个大清国堂堂的四品命官，进了洋人领事馆，满脸堆着谦卑的笑，一失往日的威严。

“打搅了，打搅了。”张景渠抱拳向巴夏礼和加福里施礼。

“请坐，道台大人。”领事加福里抬手指向沙发。

巴夏礼坐在张景渠的对面，他一边修着指甲，一边用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道：“道台大人日理万机，公务繁忙，今日屈驾敝领事馆，想必有要事吩咐？”

“不敢，”张景渠笑笑，说，“目下，长毛行将兵犯宁波，这宁波乃通商口岸，和贵国利益攸关，不知贵国政府有何打算？”

“请道台大人放心。”巴夏礼说，“宁波在版图上是属于贵国的，实际权益却是我们的，为了保护它，我们将不惜付之于武力。”

张景渠略感轻松，他说：“关于宁波的防务，本官奉抚台

大人札谕，已与刁乐德克先生商妥，请贵军代为防守，只是贵国的兵船至今却……”他故意截住话，想探探洋人的意图。

加福里挺挺肚子，意欲插嘴，巴夏礼怕加福里这只笨猪出言无度，便抢着说：

“道台大人，贵国兵家有一句术语，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总不能让大英帝国的勇士来吃宁波的海风呀！”

张景渠懂得又该是投食的时候了。于是，他笑着说：“贵军之粮饷费用一概由本府支付。”

有了张景渠这句话，巴夏礼这才将贺布将军已派军舰来宁波及刁乐德克前往太平军大营去会晤黄呈忠与范汝增的事告诉了张景渠。

张景渠表示出满意，但随即又长长地嘘了口气；虚胖的脸上，忧虑的阴云依然游移不定。

巴夏礼笑笑，说：“道台大人，看得出来，你还有顾虑呀，是担心我们会不践行诺言吗？”

“哪里，”张景渠勉强笑着，说：“本官有一事放心不下呀。”

“请和盘托出吧，亲爱的朋友。”

张景渠忧心忡忡地说：“省府杭州被困已经月余，王抚台之所以能力守危城，全依仗我宁波的接济，本府托贵领事馆承运的百万石粮食还有三十万石留在江边仓库里，万一长毛不听劝阻，贵国武力还在途中……这粮食难免要落入贼手。此事牵一发而动全局，省城便将危在旦夕了！所以嘛……”

“道台大人，”领事加福里瞅住时机要露一手了，“请不要怀疑刁乐德克先生的谈判艺术。”

巴夏礼却不同意加福里的说法，他说：“和太平军打交道，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性，粮食必需迅速离开宁波。”

加福里又只得凑趣地说：“就是，就是。让‘万利号’来完成这件事。让它明晨必需离开宁波。如一时运不完，可将剩下的粮食移到教堂里去。”

巴夏礼若有所思地说：“移进教堂就安全了吗？”

加福里显出一副机灵的样子说：“太平军信奉上帝，即使他们进入宁波，也是不会惊动教堂的。”

这一回，总算得到巴夏礼的一半支持。巴夏礼说：“这粮食由谁搬上船？”

领事禁不住笑了起来：“参赞先生，宁波的脚夫有好几千。”

“尊敬的领事先生，”巴夏礼说，“一旦太平军进城，你敢说不会有一个脚夫去向太平军报告？”

加福里不禁楞住了。

张景渠忙说：“可对搬运粮食之脚夫严加控制。勿令透出半点风声。”

巴夏礼不禁仰首大笑说：“我的道台大人。这么多人的嘴能封得住吗？”

“这……”张景渠张口结舌，茫然不知所对。

巴夏礼点了支雪茄，问加福里：“‘巴腊坑’里有多少‘猪仔’？”

“大约有一百多……”加福里突然停住话，巴夏礼的问话使他顿开茅塞，他高兴地说，“可以让‘猪仔’来运粮食，然后将其随粮食一道运出宁波，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张景渠连声称妙。加福里也为自己的意见被赞许而得意洋洋。

巴夏礼却摇摇头，说：“才一百多个‘猪仔’能胜任吗？”

加福里不禁皱起眉头。张景渠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也低下

了头。

巴夏礼含笑地望着张景渠，说：“道台大人，您不应该这样沉默下去，领事先生眉上的锁只有您能给打开。”

“参赞先生，”张景渠抬眼望了望巴夏礼，说：“你是说可派一帮民夫来同搬，然后将搬运粮食的脚夫随同‘猪仔’、粮食同船运出宁波？”

巴夏礼耸耸肩诡诈地说：“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譬如，取消我领事馆与贵道台大人签订的承运粮食的合同。”

不等张景渠反应过来，巴夏礼径自往下说了：

“为了我们的友谊，这风险由我们来承担。”巴夏礼站起身来，“这件事也不一定非要道台大人点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贵国主权的尊重。”

“参赞先生，”张景渠忙抬起头，勉强地笑着说，“谢谢你们们的尊重。然而，权宜之计，下不为例。”

巴夏礼高兴地笑了起来，他向站在一边的侍者打了个响指。侍者托着一只放着三杯酒的盘子走了过来。

“来，为了我们的友谊。”巴夏礼举起杯子。

张景渠用微微颤抖的手也端起一只，陪笑地捧杯过顶：

“干杯！”

第二章

残阳的余辉，血一样地染红了宁波城下的甬江。劳累了一

天的脚夫依次长长地排在帐房窗前，领取一天的工钱；提篮小卖的姑娘们，蜂拥到帐房窗前，向领取了工钱的脚夫叫卖着……清脆的算盘声，沉重的叹息声，以及铜钱碰撞的金属声，给残阳下的码头添了点凄凉的生气。

马金牛领了工钱，快步离开窗前，向不远处的一个茅草棚走去。

草棚里有六、七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多半是脚夫们的妻子、妹妹或女儿，替一些单身的脚夫补洗衣服的。她们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到码头上来，将洗好的衣服送来，把脏衣服取回去。马金牛的妹妹马金霞便是其中的一个。马金霞每天都这样收、送了衣服，在草棚里等候下工的哥哥一道回家。

马金牛来到草棚前，却不见妹妹的身影，便问一个认识他妹妹的名叫英子的姑娘：“我妹妹呢？”

“没见到她呀，”英子本能地向周围的姐妹们扫了一眼，说，“大概是没有来吧。”

“怎么会的呢？”马金牛向码头上张望着，只见有一乘小轿在几个人的簇拥下来到码头上。他一眼便认出那是把头胡献山的轿子。因为一心惦记着妹妹，便转身要离开草棚。这时，背后传来了领班工头的喊声：

“过来，过来，都过来。”

马金牛侧首向发出喊声的方向望去，只见脚夫们都围聚到胡献山的轿前。他也移步走了过去。

胡献山下了轿子，向脚夫们拱拱手，说：“有一批急货要连夜上船，工钱加番，请诸位帮帮忙。”

脚夫们七言八语地议论了一番，一致提出回家吃过晚饭再来干。

胡献山笑笑说：“今晚胡某请客，上‘同庆楼’，或者

‘秦淮茶馆’。”

码头上加夜工本是常有的，可是把头亲自出面招待晚饭，这还是头一回。因为有双工钱，脚夫们也不去考虑其他，都高兴地同意了。

马金牛的心情却很矛盾，加夜工拿双份工钱，固然是一件好事，可妹妹今天为何没有来码头取洗衣服，使他放心不下。他知道，宁波盗贼横行，本来就不很安宁，再加近几年来，一些洋人与官府勾结，虏掠穷苦的百姓到外洋去做工，致使成年男女失踪的事经常发生；宁波和邻近各地的百姓，经常有一种塌天大祸要临头的感觉。所以，他越想越不放心，决定先回家去看看。他走到领班工头的身边小声地说：“我回家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工头望望马金牛，思索了一下，说：“要快一点，耽误了活计，以后就别想到码头上干活了。”

马金牛快步赶回家，只见门锁着，不禁心头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忙问了几个邻居，都说不知道。他开始发慌了。

马金牛跑遍了大街小巷，怎么也找不到妹妹的踪影。夜幕降临时，他又回到自家门前；门上，还是那把铁锁。这事引起了邻居的关心，七言八语的猜测，弄得他六神无主，惊恐不安。于是，他决定去找他的一个名叫李雷的结拜弟兄。

李雷今年三十一岁，原也在码头上当脚夫，由于好抱不平，得罪了把头胡献山，砸了饭碗。亏得他有一身好武艺，被“昌洋烟铺”的老板苏成雄看中，雇为护院的。出于生计所迫，他只得在烟铺里呆了下来。

马金牛来“昌洋烟铺”找到了李雷，将妹妹失踪的事告诉了他。李雷一听，不禁大吃一惊，忙问：